

永定文史資料

盧嘉錫題



1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永定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活动剪影

1994. 10—1995. 5

► 审稿会议留影（一九九五·五）
《永定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参观考察宁化石壁“客家祖地”



1994 年
10 月，客家文
化考察组赴
“客家摇篮”福
建宁化石壁一
带参观考察。
左图为考察组
成员与宁化县
政协及石壁乡
的有关领导在
石壁“客家祖
地”牌楼前合
影。

永定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活动剪影

1994.10—1995.5



参观考察

闽·南·土·楼

一九九五年三月，闽南土楼参观考察组赴漳州、华安、云霄、漳浦一带参观考察闽南土楼。左图为考察组在华安齐云楼前留影。

永定县电力调度中心大厦

占地面积二千五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九千平方米，主楼十一层，楼顶塔钟一座，大厦总高度五十八米



上图为永定县电力调度中心大厦外观。该中心于1992年12月动工兴建，1994年10月建成并投入运行，从而实现了永定县电网自动化管理，有力地推动了本县经济建设的发展。

永定文史资料

第 14 辑

1995 年 11 月出版

目 录

永定土楼·土楼文化·客家文化

前记	本刊编辑室(1)
永定土楼二题	方 拥(4)
永定客家土楼的渊源和发展过程	永定县政协文史委 (张弘昌 执笔)(15)
永定客家居宅发展各时期概况	江文野(35)
《易经》意识在永定土楼建筑中的体现	江 城(46)
高头五村土楼调查统计	江 城(52)
漫说大溪乡土楼	翁鼎山(64)
闽南土楼参观考察记	江 城等 初稿 黄 梅 整理(68)

永定客家与土楼民俗文化(转载)	罗庆泗 马例文(74)
家族·家·街市	[日]茶谷正洋 (方文图 译)(79)
永定土楼居民节日习俗琐谈	黄 宝(83)
湖坑作大福	苏志强(92)
高头的中元节	蓝 吉(99)
永定农村男孩弥月习俗	陈炎荣(102)
大溪的大鼓和打鼓	游 萍(105)
永定客家服饰一瞥	江长武 黄金隆(108)
民国版《永定县志·礼俗志》译注	黄 梅(112)
胡姓“华林世系”与永定客家	胡史樵(133)
一支未经石壁的客家人——永定苏姓	苏炯文(141)
热爱祖籍地永定的香港上水廖姓同胞	廖德润(145)
永定台湾多少缘	涂祥生(148)
忆乡回乡寻根诗文摘抄	永定台联会供稿(154)
永定艺文趣事三则	亚 田(154)
回乡、寻根诗抄	胡钧发(155)
回乡探亲重游名胜南华山	苏伟丰(156)

抗 战 春 秋

抗战初期永定、闽西国共合作和谈经过	黄金隆(159)
抗战期间永定救亡宣传活动记略	卢友杰(167)
抗战前线永定英烈谱(二则)	
新四军营长阮文松	卢友杰(171)
保卫平汉路铁桥的英烈吴瑞华	吴务 慕岳 初稿 纪烈 改写(172)

人 物 述 林

永定著名新闻战士张问强	王子英(174)
关于张问强先生	曾少奇(184)
永定著名老红军赖大超生平事略	守 仁(188)
《幸存者旧诗诗稿》作者简化生	简吴新(194)

文 化 留 踪

福州《星闽日报》点滴	郑慕岳(198)
来函照登	国联(45)
讣讯	永定县政协办公室(200)
封面设计	黄国乐
封二 永定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活动剪影(1994. 10—1995. 5)	
〔照片二帧〕	
封三 永定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活动剪影(1994. 10—1995. 5)	
〔照片一帧〕	
永定县电力调度中心大厦外观	
〔照片一帧〕	
封底 榕荫消夏(木刻)〔廖 春、陈梅英刻〕	

永定土楼·土楼文化·客家文化

前 记

本刊编辑室

本刊本辑出版的时候,福建省旅游局暨龙岩地区、永定县举办的永定客家土楼文化观光节即将开幕。为了给观光节增添一份比较深入了解永定土楼及其文化的资料,促进永定土楼旅游事业和学术研究的发展,本辑特以大半篇幅,编发了“永定土楼·土楼文化·客家文化”这一专栏。

专栏的文章大体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永定土楼的研究和调查,以永定土楼的渊源和发展过程的探讨与介绍为重点。第一篇《永定土楼二题》,原为华侨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土楼研究专家方拥先生一项研究报告中的两章。该研究课题为“永定土楼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可行性研究”。观光节筹备期间,中共永定县委宣传部向方拥先生征文,方先生当即寄来了这篇研究报告,本刊因此得以将其中两章编入专栏,让读者先睹为快。文章对永定土楼的类型与特性,也就是永定土楼的价值,作了科学的阐述,并对永定土楼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亦即学术界尚在饶有兴味地企图破释的永定土楼产生之谜,作了较有深度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富于独到见解和启发性的解答,足供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参考。对方拥先生给予观光节和

本刊的这一宝贵支持,我们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第二篇《永定客家土楼的渊源和发展过程》,是永定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历次考察(1991年4月、7月永定土楼调查考察,1994年10月宁化石壁“客家祖地”考察,1995年3月闽南土楼考察)的基础上,对永定土楼的渊源和发展过程进行认真研讨,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后,集体提供材料,由一人执笔成文的。文章结合永定客家的形成及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历史来探讨,材料比较丰富,论述比较客观,其结论当较接近于历史真实,相信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与关注。它后面的《永定客家居宅发展各时期概况》、《〈易经〉意识在永定土楼建筑中的体现》两文以及《闽南土楼参观考察记》等三篇土楼调查考察文章,当然各有其旨趣、观点和价值,但其中许多材料,都从各方面对《永定客家土楼的渊源和发展过程》作了注脚、补充和发挥,合起来参照阅读,对永定土楼的渊源和发展问题,就会了解和思考得更加全面、深入和清晰了。

调查是研究的基础。对永定土楼,我们还痛感认真仔细的科学调查做得仍然很不够,这是土楼研究显得滞后的一个原因。我们发表几篇调查报告或这类性质的文章,也便含有倡导的意思,希望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来做这吃力的“琐碎”的却于科学研究大有裨益的工作,使土楼研究较快地更上一层楼。

民俗是民族民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了解永定居民习俗,不但是了解、研究永定土楼文化和客家文化之所必需,也是当今正确地移风易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所必需。本刊过去虽也提供过这方面的资料,但比较零散。本辑适逢土楼文化观光节,便集中组织了九篇有关文章,编为本专栏的第二类。其中殿后“压阵”的《民国版〈永定县志·礼俗志〉译注》,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份简明

易懂,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永定居民自明朝成化建县以来直至建国前几百年间习俗风尚的文献资料,以便于阅读其他八篇时,收纵横结合、点面参照之效,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当更能增添兴趣,扩大收获。另有一篇译文,原作者是日本的一位土楼研究工作者,外国人眼中的土楼和土楼文化,其见解未必尽皆精到,但可以增加观察研究的视角,启发思路的开拓,应该是有所裨益的。

第三类是有关永定客家的形成、迁播、影响与贡献的考证或资料,对研究永定客家史和客家文化的特色与魅力,都有一定的价值。想来读者也是会对它们发生兴趣的。

我们谨将这个专栏献给永定客家土楼文化观光节,祝观光节圆满成功;并殷切期待着在永定土楼旅游事业登上新的发展时期的同时,迎来永定土楼、土楼文化和客家文化研究上的新突破!



永定土楼二题

方 拥

永定土楼的类型与特性

永定土楼,是世界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成就,是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结晶。

土楼,顾名思义,就是以生土为主要建材的多层房屋。历史地看,生土与人类建筑活动相始终。在石器时代的各大古文明地区,都曾出现过生土建筑。在铜器时代,因为极好地满足适用、经济这两个基本的要求,生土建筑被普遍采用。到铁器时代,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在耐久和美观两方面的更高要求,生土渐渐被木、石所取代。这种演变或快或慢地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发生。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建筑材料的生土本身内含的综合优点永远不会磨灭,当代回归自然的思潮加上能源枯竭的危机,使生土建筑成为关心焦点之一。

需要指出,广义的土楼可以指以生土墙承重的任何楼房。古往今来,它们在黄河中游,在大西北,在闽、粤、赣等省丘陵地区分布众多,然而具有旅游资源价值从而成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只是集中在福建西南小片山区那种自成系统,风格独具的三层以上大型土楼。它们在生土版筑技术上臻于成熟,在使用功能上周全完善,在艺术处理上具有审美价值,在文化内涵上蕴藏着深厚积淀。

概括分类,永定土楼有三种类型:五凤楼、方楼、圆楼。五凤楼是一种展开性的群体组合,典型布局是以下、中、上三堂屋为中轴线,两侧对称安排横屋。山区建筑往往利用坡地,上堂地势最高,中、下堂递降,下堂兼作门厅,门外设禾坪、照壁以及半圆形水池。五凤楼的平面处理同华北常见的四合院十分相似,但轴线感更加明显;立面处理成两方向迭落状,表明出强烈的尊卑主次意

识。严格地讲,五凤楼中仅其上堂屋方可称为土楼,厚墙窄窗,高达三至五层。方楼的平面布局同五凤楼近似,但坚厚土墙从上堂屋扩大到整体外围,立面上四周等高,总的说来,方楼的轴线感有所减弱,而防御性大大加强。圆楼是这种趋势的继续,一方面,三堂屋处于隐蔽状态,外观上浑然一体,几无尊卑秩序可言;另一方面,防御性臻于极端,易守难攻,俨然一座军事堡垒。

总的分析,永定土楼具有下列五种优于其他民居的特性:

1、有效的防御性

永定土楼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高大厚重的土墙。常见的做法是,基础和地面上1.5米左右用大块卵石干垒,其上夯土版筑,地面处墙厚通常为1.5米左右,上部递减。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土楼是三层以上,但实际上五层已极罕见。四层具有代表性,以其为例,底层和二层不辟外窗,三层窄缝,四层才稍大。

这些处理使土楼具有颇有效的防御性,如此墙体面对一般的挖掘、爆炸真可谓固若金汤。三、四层外窗做成外窄内宽的喇叭状,有利于观察和还击。还有一些局部的加强措施,如外门设二道,均以硬木厚板制作,包镶铁皮,门后有粗扛抵牢,门楣上方置防火水柜等。

在厚重的土墙内,除一般生活用房外,谷仓、柴薪、水井、畜圈等一应俱全。从心理考虑,土楼将汉族传统的内向性格推至极端;从实用上看,土楼是恶劣生存环境中的特殊产物。自文明之初,安全就是居住场所必不可少的要素。毫无疑问,在历史上冷兵器甚至初级火器时代,土楼使其居民获得了充分的安全保障。在近代战争中,土楼也常用作军事堡垒,至今民间流传着很多“久攻之下,大楼安然无恙”的故事。

2、古朴的艺术性

永定土楼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整体造型上。三类土楼各有特色,但共性很明显,那就大手笔处理,无意于细部刻绘,着力追求简朴古拙的效果。此地山高路远,土楼建造者们得以摆脱朝廷规制的束缚,使庶民住宅向四周舒展,向高处挺拔。与通都大邑民居相比,土楼无华丽可言,但其雄浑壮观的气势,较之王公府邸毫不逊色。

五凤楼多选址于山脚向阳位置,依山面水,因形就势。中轴线上,三堂屋高

度递增,上堂居控制地位。两侧横屋相应地渐次升高,山面重叠。布局谨严工整,外观却毫无单调感;屋盖只有一种形式,但九脊歇山那错落有致的组合,却含十足的韵味。

方楼的平面布局同五凤楼十分相似,但外部造型迥然不同,屋顶的错落大大减弱,外墙四面升高,形成一个坚实整体。方楼通常选址于较开阔的平地,形体简单但并不呆板。关键在于,方楼多为四至五层,出檐尤为深远舒展,加上窗户的逐层变化,门洞高且略施色彩,间或还在顶层设置瞭望挑台,壮观而优美。

圆楼是三种土楼中最富魅力的一种,从造型上说,其屋顶和墙体均无变化,浑然一个圆筒,无始无终。圆楼在崇山峻岭之中,正如埃及金字塔在茫茫大漠中那样,极具纪念性。圆形与苍穹呼应,土墙同大地一体。时光流逝,墙面出现无数裂纹,更显苍劲。对大部分人来说,圆楼吸引力最大,因而就旅游资源价值而言,它是我们最为注重研究对象。

3、可靠的稳定性

在结构受力方面,永定土楼具有可靠的稳定性。中国建筑承重系统的主流手法是立柱横梁,以木构为主,墙体仅起围护作用,故有“墙倒屋不塌”的习惯说法。土楼的受力状态与此迥异,其主要承重部件是土墙。高大的土墙虽由生土筑成,但其择时、备料、立基、夯筑、埋筋、验收等各道工序均有极其合理的严格规定,所以完工后坚牢异常。当地有些土楼毁于兵火,经数百年的风雨洗刷,内部结构早已荡然无存,唯土墙巍然屹立。版筑夯土技术在我国始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永定人将其推至炉火纯青的顶峰。高石基和大屋檐两项处理,更是土楼构造上的重大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水患。

土楼内部处理同外部形成强烈对比。一气呵成的外墙门窗开洞面积很小,坚实但通风采光不良;内部则为南方传统的穿斗式木构架,由于立柱承重,故朝向内庭一面可以满辟门窗,加上层层收缩的内檐和走马廊,显得十分轻灵。木构忌火,故大型土楼多有等距间隔的封火墙,它与外墙垂直而立,故亦可增加整体强度。

在整个设计上,外墙收分且略有侧脚,内部上檐出大于下檐出,合成应力向心状态。特别是圆楼,荷载承受能力极佳,很多实例证明,即使地震后土墙出

现裂缝,日久自会复合。正是这些貌似平淡而功用巧妙的手法,使永定土楼在世界诸多类型生土建筑中独领风骚,令参观者叹为观止。

4、十足的经济性

一般说,经济性是建筑工程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之一,永定土楼概莫能外。应当承认,永定人以土作为主要建筑材料,是恶劣条件下的不得不为。但是经过工匠们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可谓化腐朽为神奇。那粗劣低贱的土,那被视为古旧落后的土,在这里真正创造出奇迹。

永定土楼分布区同土壤区划图中的闽南丘陵台地赤红壤分布区大体吻合。赤红壤主要由花岗岩或凝灰熔岩化学风化而成,分解彻底,风化层最深可达三十米。就是这种土壤,成为福建土楼建筑材料取之不尽的源泉。由于分布广泛,挖取土壤时完全不存在破坏耕地问题,反而易于同平整屋基结合起来。旧楼若须拆除,则墙土可用作农田肥料,也可作为新楼墙土的添加料,效果俱佳,绝不致于产生建筑垃圾。

永定土楼是地道的土木工程,主要建材除土以外,就是木材。由于土墙受主要荷载,穿斗构架中的木件无须粗大。在土楼地区,这种木材的供应至今充足无虞。

除了就近取材的经济性以外,土楼的施工也较节省。版筑夯土和穿斗木架技术均较易掌握,无须大量熟练技工,无须任何机械设备。夯土工程安排在干燥少雨季节,时当农闲,族人可以参与劳作,大大降低施工费用。

5、含蓄的物理性

一座房屋的外墙厚到足够时,便能夏天防暑,冬天御寒,使室内保持较为适宜的温度。福建土楼的外墙除此以外,更有其他任何墙体望尘莫及的含蓄物理性。

土楼所在地区,年降雨量高达一千八百毫米左右,雨量集中于五、六两个月,且往往骤雨骤晴。在这种干、湿度变化太猛的气候里,厚实的土墙便能发生奇妙的物理调节作用。空气湿度太大时,它吸收水份,反之释放水份,使土楼室内保持人体感觉适宜的湿度。

以当代标准衡量,永定土楼特别是圆楼有内部噪音太大的毛病。诚然如

此,但容易理解的是,在昔日沉山寂野人烟稀少的环境中,土楼内部的混响正是令人心慰的渴求。

永定土楼的历史背景

永定土楼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成就,它风格独特,建筑师们为之惊叹,大众则认为它是一个谜。但是追本溯源,永定土楼是中华民族悠久传统的一脉相传。在建筑材料上,版筑夯土墙始于商代;在建筑结构上,穿斗和抬梁两种方式形成于汉代;在建筑造型上,新石器时期的住宅就不外乎方、圆;在建筑布局上,三千年前的扶风周原建筑便是轴线对称的内向院落式组合。如此分析的结果是,福建土楼并未表现材料和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未反映造型或布局方面的别出心裁。

但是这不能否定永定土楼的匠心独具。传统的技术、造型和布局均得到极端发展并巧妙地熔于一炉。寓神奇于平凡之中,正是其魅力所在。

为何如此,构成土楼之谜。自从土楼成为兴趣中心以来,人们一直在问,土楼创始于何时?土楼是怎样创造的?前一章*谈到有关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两方面情况,但离答案相距尚远。请问,赤壤杉木岂只闽西南出产?盗匪之患中国何处未曾遭受?

物质条件和通常要求不能揭开土楼之谜,我们便必须深入永定土楼的历史背景,从诸多隐性因素中探寻原因。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只有独特的背景条件,才能产生独特的建筑成就,困难在于,中国古代建筑属工,文人不屑于论述,造成史料缺乏。因此本文着重移民史、方言学和民俗学诸方面借鉴分析。

从前一章*关于区域分布情况的介绍,我们知道,福建土楼集中在闽西南的一块大三角形内,这是闽、粤、赣三省客家居住区的东南前锋。在毗邻这个大三角的闽南地区,有些土楼(多为圆楼)稀疏分布。这个事实表明,福建土楼主要是客家文化的产物。在最晚安定的移民碰撞过程中,闽南人仿而效之。福建

* 指原报告第二章《福建土楼的区域分布》——本刊编者

省旅游局的陈及霖先生曾因顾及大部分客家居住区没有土楼而对此怀疑。事实上,客家地区一般见不到的只是我们所强调的三类大型土楼,规模较小、观赏价值较低的普遍土楼则遍地皆是。永定土楼是客家土楼的极端现象,客家文化的力量在这里聚集,到达饱和强度后,渗入闽南。

永定土楼兼有坚固性、实用性和美观性,但三者并非等量齐观,坚固性最为显著。将这点与区域分布情况结合,我们就自然注意到客家文化与闽南文化的联系,从而必须追溯汉族移民史,探索文化南移过程。驱散历史的迷雾以后,方可能澄清福建土楼得以形成的真正原因。

自西周迄至明清,汉族人民由其发源地的黄河中游向长江和沿海地区的迁徙,导致了文化中心的南移,构成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移民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包括福建在内的南方各个地区得到陆续开发,甚至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超过北方。倘以语言学上公认的方言区来界定今天的南方汉人,可分吴、湘、粤、闽、赣、客六大语系。但事实上,闽语系内部的南北差别可能大于赣、客二语系之间的差别,从而或可将闽语再分,或可将赣、客合并。

迁徙时间的先后是语系分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一般认为,吴、湘二语系起自周朝,粤语系始于秦代,闽、赣、客三语系则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所导致的第一次大规模南移运动关系紧密。中唐安史之乱和晚唐黄巢起义,再次掀起移民波澜。五代十国时期,地方割据,南方各语系分布的宏观格局渐渐形成。

根据完型理论,各个语系的成熟应当经过差不多相等的时间,故五代以后,吴、湘、粤三语系相对稳定,而闽、赣、客特别是客语系仍处于动荡之中。

闽、客二语系在福建西南即今土楼集中地带相遇。这里僻处山海之际,地形闭塞,交通艰难,俗谓“天高皇帝远”,不但朝廷鞭长莫及,就连省府也因路遥隘坚而奈何不得。宋代以降,汀、漳二州以此为界,战乱之频繁激烈为全国罕见。元初,南宋遗臣文天祥等在此坚决抵抗;明中叶,倭寇侵扰沿海,山贼乘机蜂起;清初,明宗室遗臣以此为抵抗基地,耿精忠、尚可喜于此周旋,清末这里又是太平军和各种会党根据地之一。

永定土楼将防御功能升至首位,其建造当然与上述动乱有关,然而论其最初形成,则应细述闽、客二语系的源流及其相互关系。

闽语系最初于西汉晚期在今福州设立治县,后沿海由东北向西南发展,三国吴时在今泉州设东安县,到达今天的闽南北半部。但在土楼研究中意义重大的的是今闽南南半部,即漳州地区。

在我国东南沿海,漳州地区的开发较晚,移民运动的两支前锋终止于此。东晋末年在今漳浦设立绥安县,但属更南的广州南海郡管辖。梁大同时,在今漳州设龙溪县,隶属于南安郡(今泉州)。大规模的开发迟至唐代,总章二年(669),陈政率军自粤到达,镇压啸乱的“蛮獠”。陈政死后,子陈元光袭职。陈元光以绥靖策略终于成功,遂与将士一同落籍屯守。福建最大一块滨海平原渐渐发展,垂拱二年(686),诏准于此设州,陈元光为首任刺史。

然而唐宋两代的漳州开发仅限于沿海,西北丘陵山区仍为蛮荒一片。元代始向内地推进,至治六年(1321)置南胜县,至正十六年(1356)改为南靖县。明正德十二年(1571)置平和县,嘉靖八年(1529)置诏安县。在福建省,这三县属最晚设置一批。

客语系是南方汉人中最后安定的支系,它以赣语系据有江西中北部为腹地,江西的开发与福建同始于汉代,但由于长江、赣江和鄱阳湖所提供的舟楫垦殖之便,这里早期的发展大大快于福建。晋代以后历次大规模的北人南移运动中,江西总是接纳人口最多。

有关客家人的源流问题,至今未有一致看法。据权威史学家罗香林教授考证,客家人祖籍地在山西、河南,其南迁则分四大阶段:1、晋末迁往长江北岸。2、唐末渡江达鄱阳湖地区,再向赣中南挺进。3、宋末聚集在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区。4、清初往粤中、桂东及川、台、琼等地扩散。

关于客语系的稳定,罗教授有进一步说明:“鄙意客家先民,其南徙虽肇自东晋,然而形成特殊之系统,则在赵宋之后。”(《致罗干青书》)

罗教授的考证未被当今客家学研究者一致接受,但其说明大体正确。这里列举一个重要的旁证材料。《民族辞典》载云:“畬族,……七世纪初就已居住在今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十四世纪起,部分迁到闽东、浙南等山区。……99%畬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若此记载无误,我们就此推论,今天的客语系一定在宋、元两代中形成,在三省交界地区后来居上,处于支配地位,从而

才能使较早居住的畲族人完全丢掉本族语言。这一推论的意义在于,客语系的形成,是客家文化成熟的标志,进而提示客家土楼的出现。

不过同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土楼相关的并非全部客家地区,而仅闽西永定,特别是其毗邻漳州东南部份。在福建东、西、南、北四大区域中,闽西开发最晚。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朝廷才在此设立汀州,初领三县:长汀、黄连、新罗。天宝元年(742)改黄连为宁化,新罗为龙岩。大历十二年(777),龙岩析属漳州。宋淳化五年(994),升上杭、武平二场为县。元符元年(1098),置清流县。明成化元年(1470),以明溪镇巡检司置归化县。成化十四年(1478),析上杭置永定县。

永定在汀州,正如南靖、平和、诏安在漳州,设置最晚,自然就是最不安定的地方。客语系在三省交界地区系统形成以后,继续南迁,前锋到达这里。江西是客家人的后方,后方人口的膨胀,是推动客家人继续南迁的主要因素之一。晋乱以后,北方移民的第一次到达站是长江以南的洞庭、鄱阳、太湖三大湖区,这里自古盛产鱼米,又有天堑长江可据。三大湖区的面积相近,但移民中转情形大不相同。到达洞庭湖的移民,溯湘江越南岭便是宽阔的珠江平原;到达鄱阳湖的移民,溯赣江西南,发现罗霄、武夷二山的夹峙愈紧,穷尽源头,仍是层峦叠嶂;到达太湖的移民,除了苏南浙北大片沃土可资回旋以外,还可顺仙霞岭、武夷山进入赣中。

为此,江西人口的压力最强。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中唐以后全国户口减少,唯独鄱阳湖区和赣水中游户口大增。降至明代,移民大潮已经减弱,格局基本形成。然而人口分布图上看(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南方人口集中于江浙和赣中,分布极不均匀。赣江流域很快饱和,不得已继续往南。客家人被迫再次踏上寻找土地的征途。在粤东北崎岖硃确的大片山区,他们得以从容伸展。在翻越博平岭,即汀、漳二州之间的天然屏障时,他们遭遇了定居较早的闽南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冲突发生了,可以想见,当全国性的移民格局大体定型,南方土地分配基本完成以后,最晚安定的两支语系,其撞击是何等激烈。

福建土楼集中的四县的建置命名,就是当时冲突的写照:南靖设县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以其“地处福建之南,取安定之义曰南靖”。永定设县于明成